

# 北京卧佛寺植物景观调查与研究

毛祎月

(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在寺观园林中,植物既是风景与空间的构成要素,也是文化与意境的媒介;而寺观园林在植物材料的选择、种植手法、空间组织和意境营造等方面均有独特之处。北京卧佛寺作为京郊著名的古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注重植物景观的经营,其植物景观留存完好又屡有更新,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北京卧佛寺植物景观实地调查、统计与分析,在明晰自然条件、历史沿革和盛期结构布局的基础上,分析寺院中、东、西三路院落及附园的种植手法与空间序列,从植物种类、空间特征、意境传达、传承与创新等方面总结卧佛寺植物景观的特点。

**关键词:**寺观园林;植物景观;卧佛寺

**中图分类号:**S7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461(2014)02-0277-07

## A Survey of Plantscape of the Temple of Reclining Buddha in Beijing

MAO Yi-yue

(College of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plantscape of the Temple of Reclining Buddha in Beijing was investigated by on sit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planting forms and spatial sequences created by plants in east, middle, and west roads and affiliated gardens were examined in detai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tscape of the temple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plant species, spatial features,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temple garden; plantscape; Temple of Reclining Buddha

关于传统寺观园林植物景观的研究,国内学者一向著述较多。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现有植物的调查统计和对共性的总结讨论,而对个案的深入研究相对缺乏;侧重于总结共性,对于特点缺乏相应讨论;研究范围立足于现存景观,而非盛期景观;研究内容集中于种类和数量的统计、群落的数量特征和结构特征分析等,对历史渊源、空间组织和意境营造等方面的研究尚欠缺。笔者认为,各寺观园林的植物景观除具备共性外,还在选址、小气候、植物种类、空间组织和意境营造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征,因此有必要选取典型案例作深入研究。同时,古典园林的范围和布局往往屡有更替,植物景观也并非一次形成,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补充、完善、调整、修正的;研究这类园林的植物景观,除了从植物

材料的种类、分布、观赏特征、生态习性等方面出发做详细调查外,还应对其文化性、历史嬗变的特殊性予以充分重视。基于此,运用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出发,选取北京卧佛寺进行深入研究,将为古典园林植物景观的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为古典寺观园林的保护及其植物景观的更新提供支持。

## 1 北京卧佛寺概况

### 1.1 北京卧佛寺历史沿革、选址及气候条件

北京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初名“兜率寺”,初建时似只有中路山门殿至卧佛殿部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因唐时寺内供有檀木雕成的卧佛(清雍正年间移往别处),元代又铸一尊巨

大的释迦牟尼涅槃铜像,故这座寺院以卧佛著称,又名“卧佛寺”。唐以后寺院屡经兴废,寺名也屡有改变,清雍正十二年大修定名“十方普觉寺”<sup>[1]</sup>(图 1);乾隆四十八年再次扩建,增建琉璃牌坊和行宫院。寺院殿宇轩昂,古树参天,清雍正帝称其为“入山第一胜境”、“西山兰若之冠”<sup>[2-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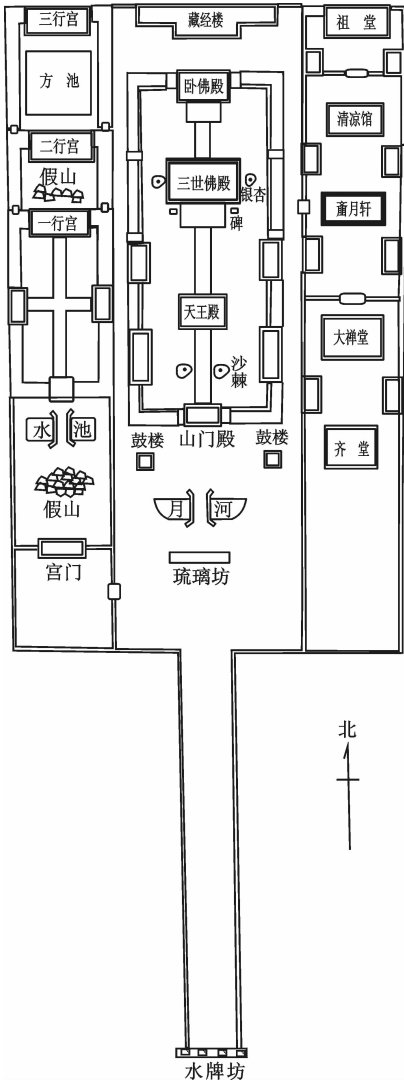


图 1 清代中叶十方普觉寺平面示意图(赵迅绘)  
Fig. 1 Master plan of the temple of Wofosi Temple, drawn by Zhao Xun in the mid-Qing Dynasty

北京卧佛寺位于京郊西山北侧的寿安山南麓、香山东侧,西北方向不远处是樱桃沟;寺院背后就是寿安山。此山中间凹陷,形似元宝,又似新荷,又称元宝山、荷叶山。背倚群山,前临沃野,小气候优越,这种左右环抱的山形使这座山挡住了北方来的寒流,成为山前小平原的屏障,为寺院及周边的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小气候条件。

### 1.2 北京卧佛寺盛期结构布局及现状

卧佛寺院落基本布局沿袭了唐代的形制,现存格局则是清代大修后留存的;现存建筑也是清代遗构。依汉地伽蓝惯例,卧佛寺坐北朝南、东西基本对称;至

乾隆年间,寺院已形成中路院、东路院、西路院及附园的格局,寺前还有古香道,规模宏大,布局紧凑。

今卧佛寺归属北京植物园管理。中路院留存完好,作为公共游览区对外开放;东路院全部改建成卧佛寺饭店;西路院的一行宫改为卧佛寺饭店客房,其余部分为管理用房。附园日渐倾圮,其中龙王堂辟为植物园接待室,其余部分作为植物园的一部分可供游人游览,现在修缮中<sup>[2]</sup>。寺院除百余株古树外,其余花木多为今人补植,植物种类和数量较古时均有变化,但植物景观的风格意境得以传承。本文是以卧佛寺现今的植物景观为基础,研究其盛期及当今植物景观特征的。

## 2 研究方法

以往专门研究卧佛寺植物景观的文献较少,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寺观园林的调查与研究文献中。王小玲<sup>[5]</sup>对天王殿至三世佛殿的 3 个庭院的植物种类做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但调查范围有限,仅涉及中路院的三进庭院。杨钊<sup>[6]</sup>等也将北京卧佛寺作为案例引用和列举,着重分析了寺内植物群落数量的结构特征,对其文化特征的讨论较少。尹传香<sup>[7]</sup>、陈瑞丹<sup>[8]</sup>等、陈敏捷<sup>[9]</sup>选取北京一些有代表性的座寺观园林分别做植物调查,其中包含卧佛寺;但这些文献侧重于植物景观共性的总结讨论而非个案研究。总之,以往文献集中于种类和数量的统计、群落的数量特征和结构特征分析等,对于历史渊源、空间组织和意境营造等方面的研究尚欠缺;由于开放范围所限,以往文献的研究范围一般限于中路院,不包括本属于卧佛寺、近 20 a 来由于各种原因移作他用的东路院和西路院,并且对于研究范围的局限性也未作清晰的交待。

本研究首先深入发掘古籍资料,厘清该寺观园林在各重要历史阶段的范围及盛期(清乾隆年间)结构布局;而后将中、东、西三路统筹,结合历史记载和实地考察,重点调查现今遗存的古树名木,研究盛期植物景观主要特点,并试图还原历史上该寺观园林的设计初衷;最后调查近现代寺院新增植物种类、分布与特点,并讨论作为文化遗产的古代寺观园林的修复、更新问题。

## 3 北京卧佛寺植物景观分析

### 3.1 卧佛寺植物景观的空间序列

3.1.1 丛林坡道 卧佛寺前,从“智光重朗”牌坊至“同参密藏”琉璃牌坊,有古香道长 134 m,名“丛林坡道”。坡道两侧矮墙围护,从南至北依山势缓坡上升,上升高度约 12 m。香道上沿路列植两行古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将香道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稍宽,直指琉璃牌坊;古柏规格统一,苍劲繁茂,既具有明确导向性,又恰到好处地障隐寺院建筑,营造了寺院隐于深山幽谷中之意境。“深谷藏招提,一径入云路。”([清]黄钺《卧佛寺诗》)游人香客行于挺拔伟岸的柏林之间,遥望远处的若隐若现的寺院,遥听寺院中传出的悠远沉浑的钟声,不觉进入礼佛的心境。香道两侧矮墙外是竹园和木兰园,这 2 个专类园地势均低于香道约 10 m,但园中花木高洁挺拔,末梢微微探出香道外墙,加之路面徐徐上升,使行人更添渐入云天之感。在古柏和两侧植物的烘托下,此香道不仅在功能上起交通导引作用,更渲染了庄严玄妙的氛围(图 2),在宗教和心理层面上成为从“尘世”通向“净土”的铺垫和过渡。



图 2 古香道植物景观  
Fig. 2 Plantscape on the incensing ramp

香道尽端稍放大,成为琉璃牌坊前的一处小广场。广场东西长 60 m,南北宽 24 m。琉璃牌坊前方两侧对称种植古国槐(*Sophora japonica*),2 株 1 组,共 4 株。4 棵古树高大威武,枝叶婆娑。广场东侧是东路生活区入口,西侧是行宫院入口,这两侧又种植 4 株稍小的国槐(现已是古树)和 2 株古柏,种植形式是基本对称的。这些古树一方面延续了丛林坡道的强烈的秩序,在坡道尽端烘托宗教氛围,衬托出作为佛殿院入口的琉璃牌坊;另一方面围合出一块开阔的平地,供大批游人香客缓冲集散之用。相比之下,行宫院和生活区的入口则被淡化了。

3.1.2 中路佛殿院 中路院又称佛殿院,是最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区,在南北中轴线上依次有琉璃牌坊、放生池、钟鼓楼、山门、天王殿、三世佛殿、卧佛殿、藏经楼,共 5 进院落。中路院整体又是一个南北向的矩形封闭院落,由四周廊庑围合而成。卧佛寺之古树名木,以中路院为多。这里大量种植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银杏(*Ginkgo biloba*)、七叶树(*Aesculus chinensis*)等姿态挺拔、枝干遒劲、叶茂荫浓的大乔木,灌木种类不多,仅选具有象征意义、有利于传达意境的植物;群落层次简单,并注重苗木规格的统一。种植形式则以孤植、对植、列植等规则式种植为主,以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

从琉璃牌坊至山门,是寺院的第一进院落。院中心有一月牙形放生池,一座石桥从池中间跨过,通向山门。东西两侧是钟鼓楼。该院落开敞明亮。除放生池石桥南北两侧的甬路上对称种植侧柏以示强调外,其余大乔木都种植在院落四周边角处;中间空出水面、集散的空地和整块的绿地,绿地中又种植蜡梅(*Chimonanthus praecox*)、珍珠梅(*Sorbaria kirilowii*)、桃(*Prunus persica*)等花灌木;山门两侧对植两株较大的蜡梅。冬夏开花时节,庭院里满是繁花,颇有迎客之意(图 3)。



图 3 山门前院植物景观  
Fig. 3 Plant landscape in the Shanmen courtyard

过山门向北,有砖砌甬路直达天王殿,这是寺院的第二进院落。山门是俗界与仙界的划分,因此,山门内外院落氛围明显不同。一门之隔,空间由开敞转为收束,氛围由喧闹转为幽静。院落中央,甬路两侧夹道列植高大威严的古柏,间以蜡梅,令人肃然起敬,催人快速穿行。又有紫藤(*Wisteria sinensis*)缠绕枯木之上,仿佛枯木逢春。院落两侧的次要建筑及其庭前空间则被极大地弱化了(图 4)。

天王殿至三世佛殿,是寺院的第三进院落。三世佛殿是中路院体量最大的建筑,殿门额上悬“双林邃境”木匾,是雍正御笔。该院落显得深邃、庄严



而华美。院落南端仍以夹道列植侧柏为主,至月台前,空间稍放开。三世佛殿门前对植两株国槐、两株蜡梅,院落外围还有几株栾树(*Koelreuteria paniculata*)。中路殿堂中,唯三世佛殿两旁种植两株古银杏,树龄在 800 a 以上,枝叶苍劲,风骨清奇。据记载,寺院初建时三世佛殿内有一尊檀香木卧佛,这里用两株高大粗壮的银杏树守护着佛殿,似取佛涅槃于娑罗双树的意境(银杏树龄久长,树姿古朴苍劲,故我国有将银杏作为佛树植于寺院内的传统<sup>[10]</sup>)。现在殿内的卧佛移去,古银杏犹存,仿佛向人们讲述寺院的历史变迁(图 5)。



图 4 天王殿院植物景观

Fig. 4 Plant landscape in the Tianwangdian courtyard



图 5 三世佛殿院植物景观

Fig. 5 Plant landscape in the Sanshifodian courtyard

过三世佛殿就是卧佛殿院,这里空间再次放开,氛围又为之一变。若以建筑规模论,三世佛殿应是全寺的主体;但因第四殿内供奉卧佛铜像,所以规模略小的卧佛殿成为全寺的中心。这里是砖砌甬道的顶点,也是中路院的高潮。卧佛殿院的植物景观不似前两进院落,具有明确的方向性,而是比较均质;殿前虽对植古柏,但较前一进院落稀疏,又有国槐、七叶树等落叶乔木和几株蜡梅点缀其间,使院落显得疏朗开阔、优雅空灵,于庄严中不失宁静祥和之气。院内的几株七叶树皆已枝繁叶茂,每逢春末夏初之际,白花盛开,顶生圆锥花序如同无数明灯玉塔

生于枝叶之间,光辉明亮,仿佛注释着卧佛殿的横匾“性月恒明”(图 6)。



图 6 卧佛殿院植物景观

Fig. 6 Plant landscape in the Wofo courtyard

卧佛殿后还有一栋倚山而建的二层的藏经楼,这一进院落较小,进深仅约 4 m。植物景观也简单,仅殿前两侧对植国槐,国槐之间的东西向花池栽植两行较小的蜡梅而已,是中路院之尾声(图 7)。藏经楼后即寿安山。院落西北角有小门,原是与西路行宫、附园及寺院后的寿安山相连的,可惜现已禁止穿行。门旁种植两丛翠竹,将门扉半掩,既起引导作用,又使宗教区与园林区衔接自然。中轴线两侧到外围廊庑之间,有东西两条夹道。这一部分结合地形和功能的需要筑南北走向的花台,又依花台设台阶,座椅等。虽然花台的形态是规则的长条形,但花台内选用植物的宗教意味比中轴明显减弱,种植形式也稍自由,以实现宗教区向生活区的过渡。



图 7 藏经楼院植物景观

Fig. 7 Plant landscape in the Cangjinglou courtyard

3.1.3 东路生活区 东路院原为寺僧起居处所,由南至北依次为大斋堂、大禅堂、霁用轩、清凉馆、祖师院五进院落;最南端还有民国时期遗留的叶家花园;辟为旅馆后,布局与植物景观较过去有一定变化,但仍可窥见古时景象。这一区域与宫殿区气氛迥异,宗教意味比较淡化,侧重表达人间的美好,营造优雅舒适的人居环境。因与居住功能相适应,加

之院落较小,这一区域植物群落层次简单,植物材料少而精致,种植方式以孤植、对植为主,与北京民居相似。此处很少种植松柏类常绿乔木,而是大量种植国槐、柿树(*Diospyros kaki*)等北京民居中常见的落叶乔木,又栽植海棠(*Malus spectabilis*)、紫丁香(*Syringa oblata*)等千姿百态的花灌木,沿墙处偶尔种植五叶地锦(*Parthenocissus quinquefolia*)、紫藤等藤本,有些斋房外还有一些小盆栽,显示出亲切朴实的生活气息和雅致怡人的意趣。

3.1.4 西路行宫院及附园 西路行宫院为清代雍正、乾隆两朝增建,是皇帝临幸时休息、兼理朝政处;共有五进院落、三座行宫,由南至北依次为宫门前院、水泉院、一行宫、二行宫、三行宫。行宫院风格自然、秀美、高度园林化,与宏伟森严的中路殿堂形成鲜明对比。行宫院目前不对外开放,据收集到的资料显示,院落景致萧散疏朗,植物景观较为简洁,其作用以围合、连接和引导为主,对院落空间结构影响不大,但它们使院落产生了变化与生机。

行宫尽端、紧邻寿安山处,是寺院附园。寺西北原来有水,附园就在寺院西北角,紧贴寿安山。园内建筑所占比例不大,今仅余一大一小两亭;这里山水花木的分量更重,显得疏朗雅致。东侧山麓有一块大石壁名“大盘石”,高约 7 m,其上 是观音阁遗址,现在复建一小亭;壁下凿一方池,长约 10 m,宽约

8 m,名“玉莲池”,池中种满睡莲(*Nymphaea tetragona*)。天池东侧平台,是听雨轩旧基(图 8);池西新建一四角重檐亭,名叫万松亭。龙王堂小院不对外开放。小园无围墙,非常自然地融入寺院倚靠的山林。疏疏落落的几棵古树撑起上层空间,间以榿、栎、栎树等大乔木,清凉但不觉郁闭;群植的小乔和灌木围绕院落周边,并与山石结合,实现寺院与山林的过渡;下层是野生的花卉及地被。小园没有边界,向西有一条小径,通向不远处的孙承泽隐居著书之地“退谷”(樱桃沟);小径一侧面临着高起的挡土墙,灌丛沿墙种植,杂树生于石缝之中,植物景观线性;另一侧是密林。



图 8 听雨轩遗址植物景观  
Fig. 8 Plant scape of the Tingyuxuan site

表 1 卧佛寺中路院植物种类  
Table 1 Plant list in middle road

植物类型	植物种类/种	植物名
常绿乔木	4	侧柏、圆柏( <i>Sabina chinensis</i> )、龙柏( <i>Sabina chinensis</i> cv. <i>kaizuka</i> )、油松
落叶大乔木	8	国槐、银杏、柿树、皂荚( <i>Gleditsia sinensis</i> )、栎树、七叶树、刺槐( <i>Robinia pseudoacacia</i> )、黄连木( <i>Pistacia chinensis</i> )
落叶小乔木	4	杏( <i>Prunus armeniaca</i> )、樱花( <i>Prunus serrulata</i> )、海棠花、桃( <i>Prunus persica</i> )
灌 木	6	紫丁香、迎春( <i>Jasminum nudiflorum</i> )、金银木( <i>Lonicera maackii</i> )、蜡梅、华北珍珠梅、木槿( <i>Hibiscus syriacus</i> )
藤 本	2	紫藤、五叶地锦( <i>Parthenocissus quinquefolia</i> )
竹 类	1	早园竹( <i>Phyllostachys propinqua</i> )
地 被	4	二月兰( <i>Orychophragmus violaceus</i> )、早熟禾( <i>Poa pratensis</i> )、麦冬( <i>Ophiopogon japonicus</i> )、玉簪( <i>Hosta plantaginifolia</i> )
水 生	2	睡莲、荷花( <i>Nelumbo nucifera</i> )

3.2 卧佛寺植物景观特点

3.2.1 植物种类 卧佛寺目前只有中路宫殿区对外开放。据此次调查统计,从“智光重朗”牌坊到藏经楼,中路宫殿区(含丛林坡道)共有 28 种植物(表 1)。卧佛寺选用的植物种类并不多,多选长寿的植物;强调简单的群落、相对单一的景观,使人心生敬畏。从中轴线向两侧推移,常绿树比例逐渐减小,落叶乔木和花灌木比例逐渐增大,与环境氛围的变化相适宜。寺院中选用植物重视文化性,尤其重视佛

文化的象征寓意。卧佛寺中大量种植佛祖讲法和居住处的七叶树、佛祖诞生时周行七步所生的荷花和睡莲;又种植一些与汉传佛教有渊源的植物,如银杏和栎树;佛寺历来注重芳香植物,以喻佛法的芬芳与庄严,卧佛寺中遍植蜡梅、紫丁香等植物<sup>[9]</sup>。“万畛花为国,千围树是王。”(〔明〕袁中道《卧佛寺》)寺院通过植物与文化的关联<sup>[7]</sup>,一方面将抽象的佛家思想具象化,一方面将具象的植物人格化,使二者达到融合与统一。



3.2.2 种植手法与空间特征 卧佛寺种植手法丰富多样,但整体以规则式种植为主,这与寺院由多个庭院组合而成有关。香道及甬路两侧列植古树以示引导,殿堂及主要建筑前对植乔木或具美丽芳香的花灌木以示强调,观赏视距适宜且位置重要的节点孤植极具个体美的大树,最外围则丛植群树以融入山林。

植物在处理各种空间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纵观整座寺院,中、东、西三路庭院功能不同,空间特征与氛围随之不同;即使相邻院落之间也有所差异。此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植物造就的。各种植物材料各尽所能,或分隔,或连接,或引导,或融合,使各个院落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托、相互渗透的丰富多变的整体。以中路为例,丛林坡道列植古柏,空间指向性明确;至琉璃牌坊广场,种植方式改

为围合型,空间稍放开,山门殿前院落进一步放开;进入天王殿院,列植侧柏使空间转为收束郁闭;至三世佛殿院由南至北逐渐放开,至卧佛殿院,落叶乔木比例增大,院落变得开敞。如此,寺院根据立意与布局之需,通过植物材料的改变和不同种植手法的运用,使空间具备虚实、明暗、开合等方面的变化,从而使游览者获得丰富的心理体验。

3.2.3 植物对于意境传达的作用 卧佛寺非常重视植物对于意境传达的作用,注重以自然景象触发禅心<sup>[11]</sup>。中路院的庄严肃穆,东路院的亲切平和,行宫院的萧散清逸,都与植物种类、种植形式与手法有着密切的关联。以中路院为例,这一进院落在选择植物材料时,对于植物色彩的考虑非常细致深入(表2)。

表 2 卧佛寺中路院植物四季叶色及花色统计分析  
Table 2 Leaf colors and flower colors of the plants in middle road

	春	夏	秋	冬
叶色	深绿(侧柏、圆柏、龙柏)、浅绿(杏、樱花、海棠、紫丁香、迎春)、红(栎树、七叶树)	深绿(侧柏、圆柏、龙柏)、浅绿(七叶树、杏、樱花、海棠、紫丁香、迎春、木槿、蜡梅、梅花、华北珍珠梅)	深绿(侧柏、圆柏、龙柏)、金黄(银杏、国槐、栎树)、红(柿树)	深绿(侧柏、圆柏、龙柏)
花色	金黄(迎春)、淡黄(皂荚)、浅紫(紫丁香、二月兰)、浅红(杏、樱花、海棠)、白(七叶树、刺槐)	白(国槐、华北珍珠梅、玉簪、荷花、睡莲)、金黄(栎树)、浅黄(金银木)、紫红(木槿、睡莲)		浅黄(蜡梅)、白(梅花)

中路院植物四季均可观赏,植物种类以大乔木为主,色彩以绿、黄、白为主,显得庄严而宁静。同时,寺院的植物景观又在统一中求变化,其中一些细微的差异,更是调动植物在株型、叶色、花色、质感、季相等多方面的特质精心营造的。例如三世佛殿院与卧佛殿院相邻,氛围也相近,但前者植物色彩以纯净的淡黄色和辉煌的金色为主,偏重秋冬季相,传达的意境恢弘庄严;后者植物色彩以纯洁明亮的白色为主,又偏重春夏季相,传达的意境空灵静谧。造园者在寺院的植物景观中融入了情感与义理,使游人通过眼前之景,远思景物之外包含的时空,从而感悟景物的思想内涵与创作者的人生态度。

3.2.4 植物景观的传承与更新 卧佛寺历经上千年的变迁,植物种类和数量不断变化,但植物景观的风格意境得以传承,不失古寺风韵。卧佛寺归属北京植物园管理后,植物园引进了一些新的植物种类,并对寺院内的一般植物进行合理调整与更新。

植物园自 1996 年始陆续从河南、江苏等地引入蜡梅、梅花共计 10 余个变种(品种),栽植于寺院内,经过近 20 年培育,如今已枝叶蔚然;近年新植的木槿、华北珍珠梅等,也皆是素雅洁净的花木<sup>[12]</sup>。这

些新添植物均与佛寺氛围相契合,为寺院增添了宁静秀逸之韵致,也补充了冬、夏两季可观之花,提高了寺院植物景观的观赏性。

4 结 论

北京卧佛寺历史悠久,选址讲究,布局严谨,功能多样,寺院高度园林化,并且客观上具有公共园林的某些特征,因此我国古代寺观园林中具有代表性;其植物景观,从植物材料的选择、种植手法、空间组织到意境营造,都独具特色,对于传统园林的保护与现代园林的营造都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卧佛寺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植物景观随功能和布局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到近代又结合公共园林的特点作了较为成功的更新,因此,对卧佛寺植物景观的研究,对于理清古代寺观园林发展脉络、保护和管理类似的文化遗产均有助益。卧佛寺东、西路及附园由于开放权限之制约,调查不甚深入,需后续研究完善。

参考文献:

[1] 石宪友,李明新. 北京植物园志[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3.  
[2]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2 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3] 汪菊渊. 中国古代园林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4] 石宪友. 卧佛寺历代修建及临幸概况[J]. 北京园林,1995(1):40-41.

[5] 王小玲. 中国宗教园林植物景观营造初探[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0.

[6] 杨钊. 北京地区寺庙园林植物景观研究[D]. 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11.

[7] 尹传香. 中国汉传佛寺园林的环境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

[8] 陈瑞丹,王广琦,贾振兴,等. 北京 15 个寺庙园林树种调查初步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0,32(1):153-155.

CHEN R D, WANG G Q, JIA Z X, *et al.* Investigation of woody landscape plants in 15 temples in Beijing [J] .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0,32(1):153-155. (in Chinese)

[9] 陈敏捷. 中国古典园林植物景观空间构成[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5.

[10] 金荷仙,华海镜. 寺庙园林植物造景特色[J]. 中国园林,2004(12):50-56.

JIN H X, HUA H J.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landscape in temples[J]. Journal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2004(12):50-56. (in Chinese)

[11] 李冬梅,张进哲,陈允世. 浅论中国传统哲学与寺庙园林[J]. 西北林学院学报,2009,24(6):181-184.

LI D M, ZHANG J Z, CHEN Y S. Concis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monastery garden [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2009, 24(6):181-184. (in Chinese)

[12] 李菁博,陈进勇. 卧佛寺内蜡梅开花习性观测及在北京园林中的应用[A]// 陈自新. 北京生态园林城市建设.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209-213.

(上接 276 页)

[9] 储亦婷,顾远英,杨学军,等. POE 方法在桂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应用[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2005,23(2):192-197.

CHU Y T, GU Y Y, YANG X J, *et al.* Application of POE (Post Occwpancy Evaluation) in the wrban open space system iolanning of Guilin city. [J].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gr. Sci. Edi. ,2005 ,23(2):192-197. (in Chinese)

[10] 刘思含,李俊英,蒋少华,等. 基于 POE 的城市公园绿地消费特征分析[J]. 西北林学院学报, 2012, 27(5): 255-259.

LIU S H, LI J Y, JIANG S H, *et al.* An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characters of urban parks based on POE[J]. Journal of Nor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2012, 27(5): 255-259. (in Chinese)

[11] 熊晓华. 高校校园绿地景观满意度分析[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1:28.

[12] 应四爱,王剑云. 居住区公园使用状况评价(POE)应用案例研究[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4,32(3):343-348,337.

YING S A, WANG J Y. The case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 on parks of residential district[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4, 32(3): 343-348,337(in Chinese)

[13] 石金莲,王兵,李俊清. 城市公园使用状况评价( POE)应用案例研究—以北京玉渊潭公园为例[J]. 旅游学刊, 2006, 21(2): 67-70.

SHI J L, WANG B, LI J Q.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 of urban parks—a case study of Beijing Yuyuantan park[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2): 67-70. (in Chinese)

[14] 彭静,郭勇君. 城市公共绿地中老年人活动空间调查研究—以赣州市为例[J]. 中国园艺文摘, 2011(2): 108-110.

[15] 任斌斌,刘兴,卜燕华. 紫竹院公园使用状况评价[J]. 西北林学院学报, 2012, 27(4): 247-251.

REN B B, LIU X, BU Y H.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 of Black Bamboo park,Beijing[J]. Journal of Nor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2012, 27(4): 247-251. (in Chinese)

[16] 谭少华,赵万民. 城市公园绿地社会功能研究[J].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7, 29(5):6-10.

TAN S H, ZHAO W M.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 of urban green space[J]. Journal of Chongqing Jianzhu University,2007,29(5):6-10. (in Chinese)

[17] 白惠芳,李朝阳,马丽朝,等. 城市公共空间 POE 群体特征调查与分析—以石家庄市世纪公园为例[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33(6): 820-824.

BAI H F, LI Z Y, MA L C, *et al.* Application of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 in the urban park—a case study of century park in Shijiazhuang city[J].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Nat. Sci. Edi. ,2009,33(6):280-284. (in Chinese)

[18] 戴菲,章俊华. 规划设计学中的调查方法 3—心理实验[J]. 中国园林, 2009, 25(1):100-103.

DAI F, ZHANG J H. The survey methods in planning and design 3—psychology experiment[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9, 25(1):100-103. (in Chinese)

[19] 李丹,刘桂林,郝风云. 城市公园的使用功能研究—以石家庄市长安公园、水上公园为例[J]. 中国农学通报, 2010,26(4): 210-214.

LI D, LIU G L, HAO F Y. Study on the use of function of urban parks—two case of Shijiazhuang Chang’an park and Shuishang park [J]. Chinese Agricultral Science Bulletin, 2010,26(4):210-214. (in Chinese)

[20] 冯光. 从环境心理学角度解析公园设计与人的需求—以太原市儿童公园为例[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13(Supp.):62-65.